

佳木斯文史资料

第四辑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佳木斯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5年8月

前 言

一九八五年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我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民族英勇抗击侵略者，经过浴血奋战而赢得的。这是中国近百年来，在反对外国侵略的历次战争中，第一次以我国方面取得完全胜利而宣告结束的战争。它不仅振奋了我国民族精神，激发了民族觉醒，而且也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弱国战胜强国的光辉范例。

佳木斯市地区是我国东北边陲的门户，北隔黑龙江与苏联相望；东南经佳图铁路同朝鲜呼应。自一九三二年初夏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便在这一带屯驻重兵，对中国人民实行白色恐怖政策，一心要把佳木斯市地区建设成为进可以覬覦苏联；退可以狼奔朝鲜的重要军事基地。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就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各军（除一、二军外）和各族各界的爱国人士，通过各种方式给日本侵略者以反复的、沉重的打击，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终于迎来了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民族解放的曙光。

为了缅怀先辈们的丰功伟绩，为了教育后代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引导他们为完成祖国统一神圣大业和早日实现“四化”贡献力量，我会谨以诚敬的心情把这本《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四十周年专辑》捧献给广大读者。

但因我们水平较低，不足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在此，
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五年八月

目 录

“八·一五”之后佳木斯地区的政局·····	(1)
彭施鲁	
柳润生烈士传略·····	(22)
王志声	
参加李杜自卫军前后·····	(36)
张士荣	
累累白骨五顶山·····	(51)
刘文让	
魔鬼悔悟记·····	(60)
袁 丁	
魔窟脱险记·····	(82)
何钟渊	
血染泥鳅河·····	(91)
石丕城 周 人	
最后的战斗	
——抗日英雄赵尚志遇难经过·····	(102)
陶建明	
抗日战争时期我的一家·····	(104)
刘淑珍	
夜袭肇兴镇 激战上街基·····	(113)
王海珍 乔占江	

日军侵占汤原…………… (118)

慕永贵

土龙山农民暴动后日寇的疯狂报复… (120)

苏来 李亚娟

“八·一五”之后佳木斯地区的政局

彭 施 鲁

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八月十七日苏军溯松花江进入佳木斯。伪三江省省长卢之淦，伪第七军管区司令官吕衡、伪军少将旅长王嘉善等一批将校军官和一批日本下级军官和行政官员被俘，并被集中看管于佳木斯以东十里处蒙古力军营之内。

苏军建立了佳木斯卫戍司令部，由一位上校师长任司令员。东北抗日联军的成员最先随苏军先头部队进入佳木斯的是佩带苏军上士军衔的王乃武同志。他在卫戍司令部任翻译，兼作苏军先头部队的向导。

东北抗日联军八十八旅在中苏边境的北野营，经过三年的整训，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轻武器的射击技术和爆破器材的使用，还学会了空降、游泳、无线电通信等各种敌后活动所需要的技术和小分队战术。他们在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从广播中得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声明废止苏日中立条约之后，心中已经明白了，这是即将对日宣战的极为重要的信号，光复东北的历史使命将会在东北抗日联军和强大的苏联红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去完成。同年五月初，德国法西斯宣布投降之后，一批批的苏军野战部队立即调头开向远东。这更明白无误地预示着苏军正在积极地部署着解放中国的东北和朝鲜的战役行动。

由抗日联军八十八旅所派出的十五个敌后小部队，几年

内一直在东北境内积极地活动，执行着战略侦察任务。他们的活动条件是极其艰苦的，其中有不少同志光荣地牺牲在这条战线上，但成绩也是显著的。日伪军的边境要塞的位置、兵力，日伪军沿铁路和公路线的调动，都一直在他们的监视之下；并且不间断地将敌人情况通过电台报告给抗联八十八旅的领导周保中和李兆麟同志。这些情报也经过苏军司令部的分析整理，为苏军进军东北的战役部署提供了最可靠的根据。

一、抗联八十八旅直接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斗

在一九四五年七月间，一批批苏联炮兵、坦克兵和工兵军官来到抗联八十八旅，把他们手中的东北地区军用地图摆在桌上，向抗联战士们作调查，核实了所有道路和桥梁的通行能力，各条河流的宽度、深度、流速和渡口情况等。

七月底，有二十余名抗联战士分别被派到苏军的野战部队里。这些野战部队都已驻扎在国境线一侧的二十公里之内。这些战士简直成了苏军的顾问，什么东北境内的城镇村庄名称，道路通行程度，少数民族分布情况，风俗人情等，都向苏联军官做出满意的解答。苏联人也象对待客人一样地关心着他们的食宿。

八月初旅长周保中和副旅长李兆麟，分别地向少数抗联干部亲自交待了任务，要他们随时准备以空降方式进入东北腹地，在日军的后方开展游击战，发动群众，袭扰铁路和公路运输，切断通信线路等。八月初有十几名抗联战士被调走。他们是在八月六日、七日的夜晚被空投至东北境内的，任务是对指定的几个主要的铁路和公路线进行严密监视，随

时通过无线电台报告日军的移动情况。

还在八月初，苏军的远东军区军委委员列昂诺夫中将来到了抗日联军八十八旅，和旅长周保中副旅长李兆麟作了长时间的密谈。中午，他在军官食堂利用吃饭时机和军官们见了面，问了大家对伙食有何意见、身体健康情况和军事训练成绩等。在他走后，传出了一些小道消息，说马上要对日宣战了，说抗联八十八旅要在松花江南北两岸投入战斗、配合苏军歼灭日寇；还有的说八十八旅很快要扩编为一个野战军，三个步兵营要扩编为三个步兵师等，这些话听起来是可信的，但一直没有为周保中和李兆麟所证实。

八月八日一整天，小道消息在八十八旅满天飞。有的苏联军官说已经打起来了；有的说这是胡扯；又有人赌咒发誓地说他听到的才是最可靠的消息。人们纷纷地和别人互相核实着所得到的最新消息。尽管有些消息不完全可信，但都是以鼓舞人心。直到那天半夜，还有三五成群的人们在帐篷外热烈交谈着。

八月九日早晨六点钟的广播，头条新闻就是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并宣布苏军已突破日军防线，进入东北境内。教导旅顿时沸腾起来了，人们欢呼着，互相拥抱着，互相传播着所听到的广播内容，又互相议论着抗联人员会在何时何地参加战斗等。

上午八点钟召开了全旅的军人大会，周保中和李兆麟同志向全旅人员宣布了苏联对日的战争已正式开始，中国的东北部和朝鲜半岛被解放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抗联的所有人员都要整装待发准备随时投入战斗，狠狠地打击日本侵略者。

军人大会结束后，周保中召集了营以上干部开会，宣布

了全旅将在一二日之内出发，将有一只苏联运输舰负责沿阿穆尔江①送我们在富锦县方向投入战斗。

八月十二日，一只苏联运输舰沿阿穆尔江来到北野营附近，停靠在岸边。大家加紧地整理行装，擦拭武器，准备马上踏入祖国大地，去完成解放东北的神圣事业。

二、行动计划改变了，要迅速进驻五十七个要点

行动被推迟了。原因是苏军的第一线部队出乎预料地进展神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日本军的有组织的抵抗，而且可以预见全东北的解放可能只会是几个月的事情。

情况变化得太快了，开战三、四天之后，苏军已经从四面八方指向哈尔滨、长春和沈阳等中心城市，这时日本人发出准备投降的信息。苏军准备了大量的空降部队，准备用他们去占领上述几个城市。

这些都是极为振奋人心的消息。但是抗联八十八旅的行动却因此而被推迟了。原因很简单，原来的行动方案已不适应这种形势了。应该考虑的是在全东北解放之后，所有的抗联干部和战士该如何行动了。原来想扩建为一个野战军，只在某一个区域行动的方案，显然是有局限性了。

中国共产党东北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包括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以及朝鲜同志金××、崔石泉等，整天在开会分析形势，研究行动方案，不时地还和一些苏联军官们共同商讨这些问题。终于确定了以下一系列问题：1、抗联八十八旅集中行动的方案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2、所有抗联的同志将要被分派至东北各大中等城市及一些重要的县城，为此指定了五十七个要点要进驻；3、绝大多数朝鲜族

干部和战士要回到朝鲜去独立地进行工作；4、各工作组进入东北城市之后的任务是：寻找我们党的秘密组织尽快和延安党中央取得联系；找回来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和失散的东北抗日联军战士；贮存武器弹药，重建武装队伍，准备和国民党相对抗；建立群众性的左派政治团体，开展群众性的工作。

根据这样的决定，确定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三人分别带领一个大工作组到长春、哈尔滨和沈阳；王效明、王明贵、陈雷、彭施鲁、张瑞麟、金光侠、姜信太、陶玉峰、乔书贵、刘健平、张光迪等分别带领十几人的工作组进入吉林、齐齐哈尔、绥化、佳木斯、北安、牡丹江、延吉等城市；此外，还有重要的县城四十多个点，各去四、五人。各组的主要负责人都以该城市的苏军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员身份出面，为的是便于开展群众工作，也便于和苏军协同进行工作。

根据上述决定，我于九月三日就率领在合江地区工作的四十余人乘飞机来到了佳木斯，并且很快按预定计划把力量分布在各个主要县城。刘雁来在富锦，杨庆海在依兰，曹曙焰在勃利，宋殿选在汤原，张凤岐在兴山镇②，武昌文在方正，芦连峰在通河，杨凤鸣在宝清（李铭顺从苏联回到宝清后，实际上由他负责了）。他们也都是该城的苏军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员。在佳木斯和我共同工作的有高英杰、王乃武、秦昌胜等十二人，高英杰是我的主要助手。

三、佳木斯的政治情况

我到达佳木斯之后，先听了王乃武同志的汇报，得知当时地方政权是由苏军指定的维持会负责，维持会长是当地的

一个较大的资本家曲子明。国民党的组织已公开出现了。因为国共两党在东北的地下工作，都处于敌伪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之下，又因两党互有看法、工作重点和方法上的不同，所以两党互不了解对方的活动情况，更没有任何方式的接触。国民党党部的牌子公开挂出来了，书记长是一个伪省政府的高级职员，叫张人天。此外，还出现了一个政治团体，宣传单上用的名称是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从传单的内容上判断，可初步看出这是一个左派团体，可能有地下共产党员在其中进行工作。经过几天的了解，没有发现正式的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在活动。

我和国民党党部未正式接触过。虽说抗日战争期间国共是合作的，但是在东北地区没有过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历史。是国民党把东北人民出卖了，我们抗日联军的战士没有任何人和国民党人之间会产生战斗友谊。对于这个问题，我同苏军的佳木斯卫戍司令部的政治副司令格里洛夫交谈过，认为不应承认国民党党部在佳木斯有合法的活动权利。他的回答是，这属于中国人民的内部政治事务，苏军不便于干涉。他的回答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在东北各地的苏军也都持同一态度，但是抗联战士在感情上是不能完全接受的。过往于佳木斯的抗联战士曾气愤地对我说过，他们在别的城市曾撕下过国民党的旗帜。

我急于要寻找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组织者，在九月六日，由王乃武同志找到了赵子学和井田两个发起人。在交谈当中，赵子学自称是一九三八年前在依兰县工作过的共产党员，以后失掉了组织关系；井田自称是共产党员，是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者在山东省大扫荡时从那里逃跑出来到东北

当劳工的，也失掉了组织关系。他们自称是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自发地组织成了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开始只有十几个人，其中有参加过抗联的，也有在关内参加过八路军，被日本人俘虏后强迫到东北当劳工的。他们都是急于寻找共产党组织的人。当他们看到国民党党部在佳木斯出现时，心中很着急，便商量着成立一个政治团体，并且写了自己的宣传单，用以表示揭露国民党出卖东北和感谢苏军解放东北的政治立场。

我当时对赵子学和井田的历史无法进行查证，但从他们对待国民党的态度来看，可暂定为左派团体，需要依靠他们来开展群众性的工作。

由于我的公开身份是苏军的卫戍副司令员，而且经常和另一位副司令员格里洛夫共同行动，一时名声很大，人们理所当然地断定我是共产党人。因之，在兴山镇工作的刘银喜（从河北来的秘密党员），在勃利县工作的李述（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在宝清县工作的程绍良（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我在一九三七年在宝清打游击时认识他们），在汤原县工作的邢健，在长发电的史纯儒（原抗联第六军团长），都陆续来找我，要我承认他们是共产党员，并要求给予工作任务，他们都向我讲述了自己的历史。

看来是需要很快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政治团体把上述的这些同志吸收进来，首先用以和国民党进行斗争，同时由他们去领导各地自发的武装队伍。当时自发性的武装队伍较多，都是在日本军溃败时群众利用所得到的枪支自动组织起来的。

我于九月十日找来赵子学和井田，和他们商讨中华民族

解放委员会如何确定自己的政治任务。我说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之后，民族解放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现时应是研究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一个是以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为纲领的国家制度；一个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式的国家。我们应该明确提出争取人民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因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为争取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为主要目标的政治团体，其名称也可以称之为佳木斯人民民主同盟。我的这个建议为赵子学和井田所接受了，他们决定将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改为人民民主同盟佳木斯委员会，赵子学和井田为副委员长。开始，赵子学宣布一个在伪军当过团长的罗庆本为委员长，我认为不妥。罗庆本以后实际上未参与任何工作。在九月中旬公开宣布成立时，参加成立大会的有二百余人，由我就民主同盟的政治任务作了讲话。

当人们知道了人民民主同盟是在我这样的有苏军卫戍副司令员身份的人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时候，愿意参加这个组织的人突然多起来了。其中确有不少是在关里八路军或东北抗日联军干过一段时间的人，但也有一些是抱有各种不纯动机的人。不过，这些还一时弄不清楚，只好先干起来再说。当时主要的活动任务是：1、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东北抗日联军在解放东北三省中的作用，揭露国民党出卖东北的罪恶行径；2、揭露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反动性和腐败性，宣传在中国必须结束国民党的专政独裁体制，建立有各党派参加的民主的联合政府；3、把各地的自发性的武装队伍组织起来，选择原来在抗日联军工作过的人去掌握这些武装；4、在合江地区各县建立人民民主同盟的分支组织。

在这个同时，国民党的活动也相当积极，在佳木斯办了
三民主义青年团训练班，吸收了男女青年四五十名参加；组
织了宣抚委员会，用以收容日伪军、警和宪兵特务残余分子
和收编地方自发的武装队伍。我原来对它的能量估计不足，
总认为东北人民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不会拥护的。但是以
后证明他们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效不算太小。

佳木斯维持会实际上起着市政府的作用，当时他们只能
根据苏军的指示行事。维持会的主要任务是保证苏军占领期
间的后勤供应。会长曲子明是个资本家，又在日伪时期当过
勤劳奉仕大队长、协和会长等汉奸职务。维持会虽说自己美
其名地挂着中国复兴委员会的牌子，而实际上却在暗中保护
着日伪时期的警察、特务和检察官等。苏军在搜查这些人
时，曾在曲子明的商店福顺泰的后院里查出三十余支长短枪
支和几百发子弹。曲子明实际上是继续与人民为敌，群众对
他是极为仇恨的。

各县的民主同盟分支组织很快地相继建立，有的是由佳
木斯民主同盟派去的人为骨干，有的是由各县来找我联系的
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为骨干，都得到了在该县工作的抗联同志
的支持。分散在各县的自发性武装队伍，多数与民主同盟建
立了联系。

根据佳木斯民主同盟某些成员的报告，得知在蒙古力俘
虏营中伪军少将旅长王嘉善曾几次窜来市内，并到过国民
党党部开会。同时得知由沈阳派来了一个国民党的代表（姓
罗）在佳木斯以宣抚委员会名义秘密进行收编地方武装的工
作。我和格里洛夫研究了这一情况，他对此很吃惊。我们商
定对这一情况要继续予以严密监视。两三天之后，我得知王

嘉善又去佳木斯国民党党部开会，就和格里洛夫立即驱车前去，突然闯入国民党党部，正好王嘉善和六七个国民党人都 在场。我们责问了王嘉善为什么随便从俘虏营出来，他无言以对。我又质问国民党的书记长张人天，为什么要和伪满的将领勾结在一起？他支吾了几句。我们命令王嘉善随我们返回了俘虏营。

在日本统治时期，佳木斯最后一任的伪市长是段宝坤，当时还在佳木斯住在家里。民主同盟有人提出应该将他按汉奸来惩治，我很赞成这一主张。民主同盟派了四五个人携带武器于半夜间越墙进入段的住宅，将他抓走关了起来。此事我并未告知格里洛夫，并且还打算借公审汉奸以进一步发动群众。但是两三天之后格里洛夫问我是谁抓走了段宝坤？我佯装不知。格里洛夫说他认为民主同盟干的事并说他不赞成这样的事，要求我做工作，将他释放。我说对待汉奸，惩办一下也是应该的。他说，有两条理由可以赦免他。一是他本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搞煤矿的，你们为了恢复生产需要他；二是他当市长的时间只有四个月。根据这样的情况，我和赵子学与井田二人商量了一下，认为当时还是苏军军事管制时期，我们的一切重大行动都应该和苏军之间有个协调。凡是苏军不赞成的事情，我们可以缓办。在我们商量的之后，决定释放段宝坤回家。

四、佳木斯地区的地方武装

佳木斯一带的自发性地方武装相当多，他们的政治态度也是颇难捉摸的。开始都是以自卫名义出现的，在日伪军被击溃之后，中国人民自己的政权尚未建立起来之前，苏联军

队只驻在大中城市，广大农村处于权力真空地带。这时任何一支武装力量都会对今后的政权发生影响；同样的，每个人所握有实力的大小，也会影响着他自己今后的政治地位。真正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武装队伍，我认为是很少的。当时东北的政局还有许多捉摸不定的因素，国共之争谁胜谁负，的确难以预测。地方武装都在观望着。开始他们看到共产党人占有一定的优势，表示要依附于共产党。但以后又传说国民党要接收全东北，而且其军队沿山海关、沈阳、四平、长春向北节节进逼，又企图依附于国民党。但是究竟鹿为谁有？一时难以判断。当时流传着的话是：“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老爷当八路”。这是当时对一般人处于投机心理状态的如实写照。许多武装队伍还处于两面派状态，就是当时所说的“明八路，暗中央”，公开的接受了共产党的收编，但又暗中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国民党在各大城市设立的非公开的宣抚委员会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当时在合江地区的武装队伍的头头，和民主同盟有较密切联系，有驻长发屯的史纯儒，驻悦来镇的王福和赵凯良，驻大来岗的顾老太太，驻兴山镇的刘银喜，驻鹤立的郝风山，驻宏克力的李忠祥。此外，依兰、富锦、宝清、勃利等县的民主同盟也都建立了自己的武装队伍。史纯儒和赵凯良原为东北抗日联军潜伏下来的人员，刘银喜为关内秘密派至兴山镇的共产党员，顾老太太是抗联时期的抗日积极分子，两个儿子都参加了革命。他们几个人所率领的队伍以后都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但是王福、郝风山和李忠祥等过去是惯匪，这几支队伍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前后陆续投向国民党，李忠祥的队伍还伏击了苏军。以后他们都被三江人民自

治军消灭了。

大来岗的顾老太太，是我在一九四五年的九月中旬认识的。那时苏军司令部得到报告说，在大来岗的西边十几里一个小屯子有日伪军的残余武装骚扰。苏军立即派出一个连由我和格里洛夫率领乘三辆卡车前往。但是经过对该屯的搜索，并未发现目标，可能是已经跑掉了。执行任务完了之后，就回到大来岗休息。我和格里洛夫住在一家较宽敞的院里。这家的主人正是顾老太太。她对我们非常热情，谈起话来得知她有两个儿子都参加了革命。大儿子叫顾传忠，参加过抗日联军，已经死去；二儿子叫顾峰，在关里八路军工作。这就使我们的关系亲近了一步。以后又进一步谈，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期间，抗联第六军的队伍经常活动在汤原、依兰、桦川一带，第六军军长戴洪滨经常过往大来岗，顾老太太是抗联的积极支持者。她家虽然是地主，但是抗日的政治立场是鲜明的。对她有两个儿子参加革命，很感到自豪。她在一九四五年底至一九四六年期间对三江人民自治军的建立和共产党在合江地区政权的建立，都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她的第四个儿子顾传远还率领大来岗的自卫武装三四十人参加了三江人民自治军。

五、党中央派出的军队和干部陆续来合江

一九四五年十月初，我派往长春向周保中同志送工作报告的交通员徐玉林回到佳木斯。周保中同志在给我的信中告知我已和党中央建立了联系，我们今后将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这个消息使我得到了极大的宽慰。因为东北抗日联军从一九三七年底开始就和党中央失掉了联系，我们